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搖搖頭道：「沒有！那小姑娘一共祇發了三枚錢鏰！」

見性大師嗯了一聲，目光掠過元妙真人的臉上，略停片刻才收了回來，然後才像最大的決心似的，伸手中抽出物道：「老納替大俠找到了！」

金蒲孤見他手中托著的竟又是一枚形式相似的古錢，先是怔了一怔，繼而哈哈大笑，將他的手推了回去道：「大師與元妙道長的開懷盛情，倒是不謀而合……」

第二章
見性大師的臉上微紅了一下，可是他托著古錢的手似又遞了過來道：「老納以百萬分誠意，請大俠收下！」

金蒲孤怔了一怔，最後才淡淡一笑道：「以二位這等德高望重的身份，竟肯爲了金某，作如此大的犧牲，可見這其中一定關係一件非常重大的事……」

見性大師連忙道：「是的！難道元妙道兄沒有對大俠說清楚嗎？」

金蒲孤笑了一下道：「元妙道長祇提起了一個開頭，但是在下已可猜到大概的內容了，二位如此關顧，大概是要我去對付一個人……」

見性大師與元妙真人互相對望一眼，都有點訝異的神態，末後還是由元妙真人輕輕地道：「是……是的……」

金蒲孤連忙擺手道：「好，道長不必再說下去了，在下再聲明一次，假如那個人確有值得我們共同對付的必要，在下絕對義不容辭，二位在武林中樹立起這份聲譽頗不容易，不必爲了全某而使白璧蒙玷！」

見性大師臉色一動道：「大俠這一說真使老納慚愧無地，可是這個人……」

金蒲孤又擺手止住地的話頭道：「大師現在不必告訴我這些，一切等我與那小姑娘的解決之後再講……」

說完一昂頭，領頭在先走去，把兩個世外高人鬧個目瞪口呆，想了想畢竟還是不放心。

見性大師祇好追了上去道：「金大俠！請珍重此身！」

金蒲孤邊行邊笑道：「我以爲大師還是說珍重此技比較安當一點，大師如此看得起在下，不也是爲了在下能拉幾磅強弓，射幾枝長箭而已……」

見性大師臉上又是一熱，覺得這年青年人什麼都好就是口頭太刻薄一點，說起話來給人不留餘地！

金蒲孤又笑笑道：「大師是否見怪在下說話太尖刻？」

見性輕歎一聲道：「那裡！那裡！大俠言詞坦率，一針見血；老納經過幾十年青燈貝葉生涯，早已磨盡火性，大俠就是把話說

得再重些，老納還聽得下，祇是請大俠以後對別人說話時，不妨稍爲含蓄一點……。」

金蒲孤哈哈大笑道：「家師平生最恨那些假冒偽善之徒，滿口仁義道德，一肚子男盜女娼，家師認爲天下人皆可恕，唯斯輩最可惡，在下耳濡目染，身受膚食，無形中也養成了這種性情，要改過來倒是不容易！」

這一番話將見性大師說得閉口無言，連後面的元妙真人也是滿臉愧色，默行片刻，石家的青蓮山莊又已遙遙在望，隱聞鐘繞被鈹之聲，想是石慧已經在開始做佛事，超渡他父親的亡魂了！

元妙真人終於忍不住，對金蒲孤打了一個稽首道：「從大俠一番慷慨陳詞來看，足見大俠爲至情至性中人，貧道不敢再以言詞冒瀆，萬望大俠體念天心，善盡人事，接受貧道的一點微衷……」

說時捧著那枚古錢，恭敬的送了過來。金蒲孤仍是笑著搖頭道：「謝謝道長，在下心領……」

元妙真人急道：「大俠是準備對石姑娘認輸了？」

金蒲孤淡淡地一笑道：「在下本來就是輸了，不服行嗎？不過在下還懂得如何保全自己！」

元妙真人一怔道：「石姑娘對大俠仇意甚熾，大俠若是正式對她認輸，按照江湖規矩，應該由她處置，恐怕她對大俠不會輕易放過……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服輸歸服輸，認罰歸認罰，要是由別人任意處置，恐怕誰也沒有那麼大的膽子了……」

(十六)

女

人

峰

● 橫溝正史

不明就裡的巨理局長則莫名其妙地皺著眉頭。

「嗯，是的。如果換作是以前，也許我根本不會在意這兩個字。但是前些時候金田一先生才問過我有關蝙蝠的事，所以我一聽到這兩個字，自然非常吃驚。」

「接下來，我聽得更清楚了。有人說：『我發現蝙蝠了，哈哈！那傢伙是蝙蝠，實在是隻非常奇怪的蝙蝠！』」

金田一耕助睜大眼睛，不停搔著頭。

局長更是一臉納悶地看著兩人。

神尾秀子用舌頭舔著嘴唇。

「當時我如果能鎮定一些，沉住氣聽完他們的談話就好了。但是我實在太震驚了，所以忍不住想抬起來往上看，結果放在我膝上的毛線籃卻因此翻倒在地上，裡面的毛線球也掉了出來，其中一個毛線球，也就是紅色的毛線球，竟一直滾了下去。」

「當時我慌慌張張地想抓住那個毛線球，便探頭往下看。而站在中層的人因爲突然從頭頂降下一個毛線球，所以也吃驚地抬起頭往上看。我清楚地看見那兩個人，一個是游佐先生，一個是穿著飯店制服的矮小老人，也就是姬野東作。」

金田一耕助抓頭的動作愈來愈快，局長仍睜大眼睛看著神尾秀子。

「那麼，最先提到月琴島和蝙蝠的人是姬野東作嗎？」

「我想是吧！因爲那聲音不像是游佐先生的。」

「接下來你怎麼辦？」

「我怎麼做都不是，因爲被人發現我在偷聽，實在覺得非常不好意思。而游佐先生也羞紅了臉，立刻朝對面落荒而逃。我當時根本顧不得毛線的事，祇好盡快回到飯店內。」

「於是現場祇剩下姬野東作和紅色的毛線球？」

「是的，就是這樣。」

「當時你沒有想過直接向留在原地的姬野東作更詳盡地瞭解嗎？」

「現在回想起來，如果我當時這麼做的話就好了。可是當時的我實在感到很狼狽，根本……」

「你回到房間時大約幾點鐘？」

「三點十五分。因爲我在考慮是否該叫智子小姐起來，所以才看看時鐘。」

神尾秀子的話就說到這裡。

局長後來問她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，她卻回答說，有些事祇是她個人的猜測，不方便多說，然後就離開了房間。

神尾秀子離開，金田一耕助便激動地在房間裡來回踱步。

「局長、局長，我們之前判斷的方向完全錯誤了！我們以爲游佐先生被殺是主、姬野東作遇害是輔，也就是說說姬野東作無意間看見游佐先生被殺，所以才引來殺機，沒想到一切都弄錯了。」

「姬野東作可能知道兇手的背景，因而招致殺機。後來兇手擔心姬野東作被殺的事如果曝光，游佐先生一定會起疑，因此趁著姬野東作的屍體未被發現之前，先下手殺掉游佐先生以滅口。」

(六十二)

圈套

倪匡

我也揚了揚眉，不錯，施組長當時，雖然曾和客貨車並列前進，但是他看不到駕駛位的全部。

如果當時開車的是一個正常人，他自然可以看得見。但如果開車的是一個二十公分高的機械人，由它在控制油門，決定速度的話，施組長就看不到它。

問題是：如果是小機械人控制車子，它神通廣大，可以輕易托車子上天，何必在公路上失事？

可知事情還不是那麼簡單。

各人的想法倒相同，溫寶裕一揮手：「最重要的，是老人的遺言，他們原來想見衛斯理，也一定是想說這一番莫名其妙的話。」

一直沒有說話的鐵天音，這時沉聲說了一句：「那一番話，不能說是『莫名其妙』的話。」

溫寶裕立時向他望去，並且做了一個「那麼請你解釋那番話是什麼意思」的手勢。

鐵天音微笑：「我祇是不同意說老人臨死的話莫名其妙。我不知道老人的話是什麼意思。老人說衛先生知道，我想衛先生一定知道。」

鐵天音的回答無懈可擊——我發現對一個自己不知道的問題，最好的回答，就是「不知道」，令得挑剔的對方，不能再挑剔下去。

溫寶裕祇好攤了攤手，這時，所有的人向我望來，我再次聲明：「不，我不明白。」

鐵天音卻道：「你一定明白，祇不過現在你想不起來，不然，老人不會那樣說。」

我歎了一聲，沒有再說什麼。是不是明白伊凡的話，我自己再清楚也沒有。全世界人都說我知道又有什麼用，我真的不知道。

對著各人望著我的眼神，像是在等著我解釋伊凡的遺言，我再歎了一聲：「我可以把伊凡的話，一字不漏地重複出來，但我再說一遍：我不明白。」

在我這樣說了之後，各人都靜了下來，過了好一會，仍然是我先打破沉寂，我道：「聽起來，像是一個老套的幻想故事——有一個巨大的陰謀正在進行，所有的人，都會進入一個圈套之中。進了圈套，自然不會有什麼好結果，於是，由我來出力，和這個陰謀對抗，消滅陰謀，大功告成。」我一口氣說下來，各人仍然瞪著眼望著我。胡說道：「那是老人想要告訴我們的事實，也正是他想你去做的事，不能說成是老套的幻想故事。」

我高舉雙手：「別把我看得太偉大了，訊息雖然來自一個身份如此奇特的人，但是單憑那幾句無頭無腦的話，我無法和這個虛無縹緲的『陰謀』作鬥爭——再偉大的拳師，也無法向空氣發拳，而且還要戰勝空氣。」各人又靜了一會，黃堂歎了一聲：「老人臨死時，無法把話說得明白，要是他們來找你的時候，你在家裡，那就好了。」

(三十五)



凌觀兒搖搖頭，晶亮的大眼裡湧上了水氣。

「該是表哥你……你辛苦了！」她明白他肩上的責任有多重，卻難過自己祇能做他的負荷。

「別哭，觀兒，別哭……我沒事，沒事的，不要哭……」看到表妹眼裡的淚水，余仲豪的心如被人狠狠重捶了。他最不願意見到凌觀兒不開心，捍衛她的笑容是他的職責，更甚於他的性命。

凌觀兒努力逼退眼裡的淚珠，她不能再增加表哥的負擔了。換上淺笑，溫言詢問：

「觀兒沒哭，祇是沙子跑進眼裡，眨眨眼就好了。表哥，你餓不餓？」表哥從昨晚昏睡到今天早上，肚子一定餓了。

余仲豪轉頭看向窗外，高高昇起的太陽讓他知道快午時了。

「我竟然睡到這麼晚，觀兒，難道你也是整夜沒睡照顧我嗎？」他驚訝地看著表妹。

凌觀兒不想讓表哥爲她掛心，含混地回答：

「表哥，你不用擔心，觀兒有回房睡一會的。觀兒去廚房準備膳食了。」起身要出門，余仲豪忙叫住她。「觀兒，用膳先按下，我還不餓，你陪表哥聊聊天、說說話吧。」余仲豪拍拍床沿說。凌觀兒順從地坐回床邊看著余仲豪。

「表哥，你想說什麼？觀兒洗耳恭聽。」

「觀兒，萬一……萬一我們要搬出這個宅子另找地方住下，你……可以接受嗎？」余仲豪試探性地問，這是最壞的情形。凌觀兒想也沒多想，立刻就點頭。

「祇要是和表哥在一起，不管住哪兒，觀兒都願意。」

「哪怕粗茶淡飯，沒有僕人伺候，一切都要自己動手的生活，觀兒你都能接受？」余仲豪將話說得更明白。

「觀兒不貪圖富貴。原本觀兒的家境就祇是小康，是來到余府後才有如此舒適的生活，對觀兒而言，祇要能活的快樂心安就好，不必榮華富貴。」凌觀兒微笑地回答表哥。她從不認爲自己是千金小姐，因此仍保有一顆安樸純淨的心。

「觀兒！」余仲豪心中感動不已。

這道理他原就明白了，如今從凌觀兒口中說出，祇讓他感到慚愧；她不應該吃苦的，她該是生活在雕欄玉砌的閣樓裡，被香花供養著才對。凌觀兒的回答反是激勵了他，他不能就這樣認輸，白白將祖先留下的產業送人，他要努力到底，一定要讓凌觀兒有安定的生活。

深吸口氣，余仲豪對表妹一笑，語氣堅定地告訴她：「觀兒，表哥不會讓你受苦的，祇要還有一絲希望，我就會支撐到最後。天無絕人之路，我絕不會被擊垮的！」他又重新燃起了鬥志。

凌觀兒很高興看到表哥恢復了信心，連忙點頭。「觀兒也相信表哥。若可以，觀兒好幫表哥的忙，但是觀兒什麼都不懂，實在是無能爲力，觀兒真沒用！」她又忍不住責怪自己。

「觀兒，別這麼說。你相信表哥，就是幫表哥很大的忙了，表哥不會讓你失望的！觀兒，度過了這個危機，你就嫁給我好嗎？」娶凌觀兒是他最大的心願，也是他最盼望的事。

(六)

非凡莊主可兒

玉嬌梨

作者：荻岸散人

盧小姐笑道：「此事人盡知之，非妹所獨知也。妹所知者，非假冒《新柳詩》之張，乃真和《新柳詩》並作《送鴻》、《迎燕》之蘇郎也。」

白小姐聽見說心事，便癡呆了，做聲不得，祇以目視嬌素。

盧小姐道：「姐妹一心，何嫌何疑而作此態？」

白小姐驚訝半晌，知說話有因，料瞞不過，方說道：「妹真有心人也。此事祇我與媽素知道，雖夢寐之中未嘗敢洩，不識賢妹何以得知？莫非我宅中婢妾有窺測者而私與妹言？」

盧小姐笑道：「姐姐此事鬼神不測，那有知者？此語實出蘇郎之口，入小妹之耳。別無知者，姐姐不必疑也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此言乃妹妹戲我。蘇郎去此將一載矣。我爹爹叫哪裡不去尋訪？並無消息。知他近日流落何方？就是到在山東，妹妹一個閨中艷質，如何得與他會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姐姐猜疑亦是，但小妹實是見過蘇郎。談及姐姐之事，決非虛哄姐姐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妹妹說得經不情，叫我如何肯信？」

白小姐道：「姐姐今日自然不信，到明日與蘇郎相會時，細細訪問，方知妹言之不誣也。」白小姐道：「蘇郎斷梗浮萍，一去杳然，似不以我爲念。妹妹知無相會之期，故爲此說。」

盧小姐道：「姐姐是何言也！蘇郎爲姐姐婚事，東西奔走，不知有生。奈何姐姐爲此薄倖之言，豈不辜負此生一片至誠？昨秋已登北榜，何言斷梗浮萍？」

白小姐驚喜道：「北榜第二各原來還是他，爲何寫河南籍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聞知他叔子蘇按院是河南人，如今繼他爲子，故此就入籍河南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他既中舉，就該歸來尋盟，爲何至今絕無音耗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想是要中了進士才歸。姐姐須耐心俟之，諒也祇在早晚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我看賢妹言之鑿鑿，似非無據。但祇是妹妹一個不出閨門女子，如何能與他相見？就是轉問於人，又未必曉得這般詳細。妹妹既然愛我，何不始末言之，釋我心上之疑？」

盧小姐道：「言已至此，祇得與姐姐實說了，祇是姐姐不要笑我。」

白小姐道：「閨中兒女之私，有甚於此。妹不嗤我足矣，愚姐安敢笑妹？」

三元發財風水圖解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精選 (陰宅、陽宅) 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 (人生地圖)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AFA 貨運服務

服務網遍佈全球, 全美各州均可收貨及配送

每週有固定航次往返台灣、中國大陸、日本、韓國、新加坡、印尼、馬來西亞、菲律賓、泰國、越南等各大城市

服務項目

- ◆ 進、出口貨物的整套運輸安排
- ◆ 留學生、私人行李運送，國際搬家
- ◆ 陸、海、空，複合式運輸
- ◆ 提供貨物倉儲、報關、清關及配送服務

需要運貨到 其他國家? 歡迎來電與 我們聯絡

Tel: 636-489-2188

e-mail:

afainternational@charter.net

